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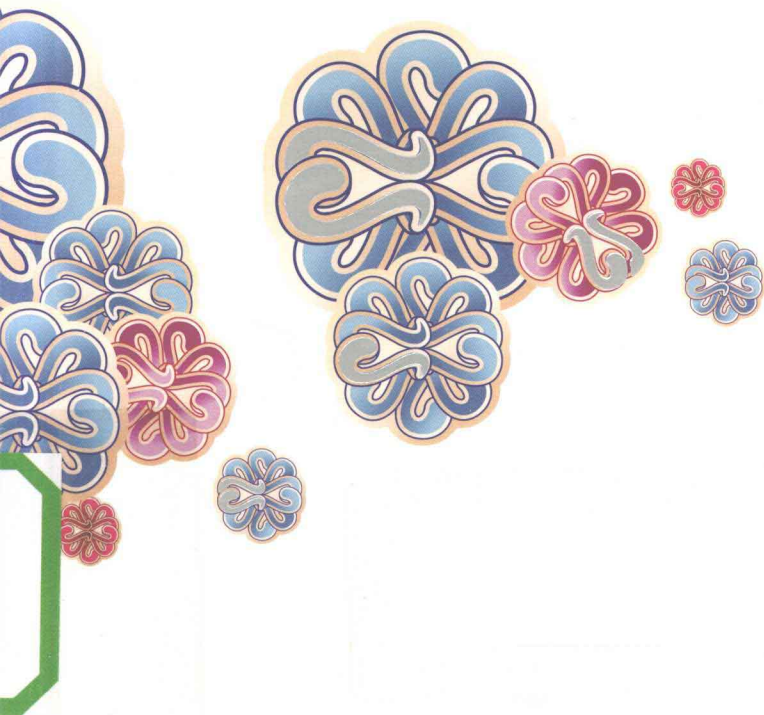


文学鲁军新锐文丛

简默卷

身上有锈

山东省作家协会 编



山东文艺出版社



文学鲁军新锐文丛

简默卷

身上有锈

山东省作家协会 编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身上有锈：简默卷 / 简默著 . —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2.11

(文学鲁军新锐文丛 / 山东省作家协会编)

ISBN 978-7-5329-3981-7

I . ① 身… II . ① 简… III . ① 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51980 号

身上有锈

简默卷

山东省作家协会 编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ppress.com

读者服务 0531-82098776 (总编室)

0531-82098775 (发行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开 本 68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7.5 插页 / 2

字 数 248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9-3981-7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文学鲁军新锐文丛” 编辑委员会

主 任：刘为民

副主任：张 炜 杨学锋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兆山	王耕夫	刘 强	刘海栖	许 晨
李 军	李广鼎	李掖平	苗长水	杨文学
杨发运	张丽娜	陈文东	武学海	罗寿宪
房义经	赵德发	谭好哲	葛长伟	

总 序

孙守刚

文学事业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种艺术创作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担负着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光荣使命。山东作为文化大省，具有源远流长的文学根脉，齐风鲁韵影响深远，众多文学大家名作构成了齐鲁文化的壮丽画卷，为山东文化建设提供了丰厚的滋养。在近现代文学史上，山东作家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山东文学在中国文坛居有重要地位。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山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发展文学事业，把繁荣文学创作作为加快文化强省建设的重要任务，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加以推进。山东文学创作呈现出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涌现出一大批优秀青年作家，推出了一大批优秀文学作品，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山东作家队伍人才济济，新人佳作层出不穷，一批作品荣获全国重要文学奖项，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引起广泛关注，“文学鲁军”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界的一支重要力量。为发现文学新人、扶持青年作家，山东省作家协会于2001年组织编选出版了《文学鲁军新锐文丛》第一辑，整体展示了10位山东青年作家的创作成就，有力促进了青年作家队伍的成长壮大。近年来，山东一批又一批文学新人脱颖而出，一批中青年作家崭露头角，以勤奋的创造性劳动和出色的创作成果，为文学事业发展注入了勃勃生机，山东作家群展现出薪火相传的兴旺景象和持续发展的巨大潜力。



为集中展示山东青年作家的新气象和新阵容，促进山东文学事业繁荣发展，省作家协会组织了《文学鲁军新锐文丛》第二辑的编辑出版，在面向全省征集的基础上，遴选了10位青年作家的精品力作。他们都是近年我省最为活跃的文学新人的优秀代表，是山东创作队伍的生力军，他们的作品代表了山东青年作家的创作水准，为山东文学事业增添了青春力量。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一切优秀的文化创造，一切传世的精品力作，都是时代的产物。我国正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阶段，山东正处在由大到强战略性转变的关键时期，我省文艺事业发展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省委九届十三次全体会议对加快建设文化强省作出新的部署，这为我省文学发展创造了更加有利的环境，为作家施展才华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真诚希望青年作家们继承发扬齐鲁文学的优良传统，以繁荣文学创作为己任，始终坚持正确方向，坚持以人为本，坚持锐意创新，坚持德艺双馨，自觉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积极投身到讴歌时代和人民的文学创作活动之中，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创作出更多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优秀文学作品。牢固树立精品意识，发扬十年磨一剑的精神，甘于寂寞，心无旁骛，潜心创作，精益求精，不断挖掘作品的深刻主题，不断丰富作品的表现形式，不断提升作品的艺术境界，努力打造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富有齐鲁风格、山东气派的精品力作。

人才辈出是文学繁荣的基本条件和重要标志。近年来，省作协充分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积极履行“联络、协调、服务”职能，创新文学人才选拔、培养、激励和服务机制，以培养文学新人为重点，切实加强文学人才队伍

建设，为文学新人脱颖而出创造了良好环境条件。希望省作家协会认真总结经验，把“文丛”编选工作制度化、常态化，作为培养推介文学新人的重要措施，充分发挥丛书的影响力和带动力，努力打造成一個响亮的文化品牌，让一批批“鲁军新锐”从这里出发，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再创“文学鲁军”新辉煌。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在加快建设经济文化强省、谱写山东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的伟大进程中，山东文学的百花园一定会更加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山东文学事业一定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目 录

卷一 时光开门

三盏灯	003
三棵树	008
三张床	015
时光九段	020
医院	026
生命凋零	035
羊走天堂	041
去北山给父亲送书	049
穿过生命的眼睛	053
K15 路车	056

卷二 身上有锈

篡改	063
----	-----

声音	071
青春期	077
煤城词典	121
沿河市场	138
一枚预言方向的铁钉	144
一路鼾声	147
挑刺儿	151
一个人的站台	154
有些熟悉的人是你的伤口	157
钟表匠	161
身上有锈	164

卷三 万物花开

请把泥土带回家	169
扛一株玉米进城	181
一棵树的私语	184
一棵树的吸引力	187
草木萤火	190
车上有麦	196
一个两个甜	198
回味	201
好孩子有糖吃	212
皮包火焰	215

辣到心尖	219
清水洗莲	223
亲亲地瓜	227
手擀的家	231
一炉玉米笑开了花	235
路上的它们	239
后记	261
附录一	265
附录二	266

卷一
时光开门

三 盏 灯

除了亲如兄弟的火与阳光，是灯带给了我们明亮和温暖。

如果说屋子是天空，安居其间的一盏盏灯就是星星，当水墨的黑润泽漫漶了宣纸的白，是它们挺身掌亮，像飞花焊接起了黑暗与黎明。它们与生活相依为命，占据最高的天空，有时与我们平起平坐，我们在它们的照耀和陪伴下默默呼吸，必须仰望、对视或倾听才能触摸得到它们的心跳与体温。

一个诗人说，把最高的楼留给钟。我理解正如最高的天空是留给星星的，最高的屋子留给了灯。

轻轻地摁下灯，一刹那白的、黄的光公平绽射，漂白或染黄了整个屋子，像下了洁白或橘黄的雪，让黑夜有了白皮肤与黄皮肤，又像一只只蚕茧，咬破内心放飞轻盈亮堂的梦，安顿被黑暗收服的我们。但当我们又轻轻地摁下灯，黑暗像容器重新收服了我们，我们只是它内心摸黑流浪的一滴泪水。

想起了那盏遥远的煤油灯。近些年随着年岁的增长，我越来越沉醉于对那些尘封和打马远行往事的翻检与追忆，它们对于我就像鸦片之于瘾君子，让我不可救药地依赖、迷恋与沦陷，以至乐不知返地无法自拔。我知道这是我一天天地变老的表现，这老最初从我的内心开始，像传染病迅速波及蔓延遍了全身，我也觉得自己有些可怜，仅仅要靠在锈蚀的往事上反复擦出微弱的火花来维持日子，但我还是像辛勤的工蚁热衷于翻检与追忆。

你可能会笑我贱，其实我认为自己就是你笑的这样，放在植物丛中我就是一根摇着尾巴的狗尾草，到了动物堆里又是一条改不了吃屎的狗，你又何尝不是呢？

现在，我拨亮那盏煤油灯，让它照耀我回忆的道路和背影。它实在太遥远了，我得不辞辛苦地跋涉千山万水，才能在黔南群山与溪流的皱褶里找到它；它又实在太年迈了，像出土文物一样，我可以想象得到它被铁锈刺绣和吞噬的身体。那时电像油一样珍贵，东机厂这架庞大的机器离不开电的润滑与启动，但面对囊中羞涩与荒凉的电，它不得不像一个低三下四的汉奸，频繁地割地撂荒向电俯首求和。这些地方都在家属区，它们到了夜晚就像劳苦大众失陷于水深火热的黑暗中，煤油灯像红旗见缝插针地插上了生活的领地。我们全家呵护着一盏灯，聚拢在它飘忽如影的周围，像厮守着一个数世单传的小子。它往往神气地站在吃饭的圆桌上，居于最中央，这是我们当时生活的高度与中心。父亲翻着他的医学书，我比着葫芦画瓢地写拼音字母，母亲则戴着戒指一样的顶针儿，哧哧啦啦地飞针走线，为我们密密缝补日常生活的破绽与漏洞。我白天仔细看过了，那顶针儿上面排满了小窝儿，像美术老师一脸的麻子，母亲靠它抵住针鼻儿，细瘦的针鼻儿一次次地落入窝儿，恰好天衣无缝，顶针儿却不觉得疼痛。灯跃动与摇曳着筒裙那样的火舌，吐出温柔委婉的光影，一点一点地暗淡了下去，仿佛努力缩回了一豆昏黄，水深火热的黑暗就要重新蹑手蹑脚地淹没我们，那时我想到了课本上大地主刘文彩万恶的水牢。母亲连忙拨了拨灯芯，灯精神一振，眼睛一亮，火苗重新像高潮在玻璃内心腾起，像黄金一样耀眼，让我们迷醉。许多知名的蛾子和不知名的虫儿，争先恐后地被塞壬歌声似的光亮和热情诱引，刹那间奋不顾身地飞扑入火，像在穿越敌人的封锁线，它们被火苗细长的舌头席卷着舔去了翅膀，被烈焰火化游走成一缕纤细的青烟，袅袅升腾像小篆，伴以噼啪噼啪的动静。有时我像一朵向日葵打起了瞌睡，头触到了灯，头发烧焦的臭味弥漫开来，赶紧受了惊吓似的使劲揉了揉眼睛，眼前竟然幻开了千万朵亮闪闪的金花。

东山的露天又放电影了。那儿是东机厂人和附近村民的精神家园与高地。我们的楼房与那条通往东巴村的黄土路，隔着一道围墙。围墙压迫住了一楼，我们家住二楼，它即使踮脚也挡不住我们的视线，从我们家窗口望过去，可以目送那条路一直走进一家家破烂颓败的屋子。墙外逼真地送

来了三三两两的脚步声与说话声，是电影散了，东巴村的大人和孩子们哈欠迭声地返回他们漆黑的家。我猜测是那盏煤油灯泄露了我们的生活，也许是一个半大的孩子，摸黑抓起一块石头，脱手扔向那盏灯，玻璃哗啦啦地碎了。父亲跃起出门下楼，跑步穿过半边楼房，路上已经没了人影。类似的恶作剧不多，我们听得最多的是像火药捻子似的连成一片的狗叫声，还有不紧不慢悠闲放任的马蹄声与铃铛声。探身望出去，可以看到一盏行走的马灯，嘤嘤地走在那条路上。马钉过铁掌的四蹄押着疲惫奔波的韵脚，脖子下的铜铃起伏不定地摇响。那盏马灯就悬挂在靠左一边的车辕上，车上一个男人抱着肩膀睡着了，长长的鞭子搂在怀里像一根旗杆。右边是与路勾肩搭背的稻田，左边脚下是一人多高的鱼塘，他却不担心什么，马灯是他瞪大的眼睛，再说熟稔道路的马闭着眼睛也会将他一路拉回自己酣睡的婆娘身旁。

从贵州到山东，仿佛一夜之间，所有的地方都被解救出了水深火热的黑暗，插满了红旗似的电线杆，光明水泄不通地照亮了土地，灯像基座牢牢地托举起了我们的生活。现在城市停电像过大年一样，是一次美丽而浪漫的事故，与爱情有关。要停电了往往会提前通知，与停电形影不离的往往是停水，我们的生活一下子黑暗和干涸了，像一口废弃多年的古井，返回了蛮荒的史前岁月。这时我们会买些蜡烛，它们身材苗条，面色红润，一律穿着红舞鞋，被我们点燃后悠长炽热的火苗左右腾挪，上下跳跃，像受了委屈似的窃窃呜咽，很快满面都是泪水。我们却懒得管它们。我也会浅薄地背诵那些关于它们的句子，也深刻地渴望剪烛西窗的诗意与红袖添香的温情，但我清楚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臆想与疯癫。再说后现代的不锈钢剪也剪不出唐宋的烛花，那一朵朵风华绝世的精灵在倏忽惊艳之后，已经永远遁入了线装历史的深处。至此，我们就听任它们一直流泪，在火苗上不停地舞蹈，最终变成一捧泪水的灰烬。

但台灯下我有我的天地。它不大，仅仅可以安放下一张书桌。轻轻地旋亮灯，光晕如水泼出，恰好润湿了一张桌子。我在光下与灯共舞，埋头读书与写作，直到被黎明悄然捻熄。一种背扎绿纱裙的飞虫敛翅落到雪白的稿纸上，恰好占了四分之三个方格。这些方格涌动着春天的嫩绿，本来我准备栽种些绿油油的麦苗似的文字，此刻它在里面翩翩起舞，轻盈的脚尖发出若有若无的啪啪声，我想象这是麦苗扬花与灌浆的声音。它与我相

对，笑我：你天天趴在灯下，会写什么东西呀？我也问自己：我会写什么东西呀？第二天一早，我发现它们都躺在稿纸上永远睡着了，仍然恰好占了四分之三个方格。可怜而痴情的虫儿啊，它们是流连忘返于纸上春天，以生命的残骸隆起了芳香的冢，像某些被性情喂大的文字一样。

灯是黑夜的女儿，它的根深扎在人间，但顺水放流的河灯属于天堂。一条没有航标的河流是会流淌的黑夜。河灯是亮晶晶的星星，是水汪汪的眼睛，相互追逐着一路漂流，像莲花盛开在水面上。它们要漂向哪里？哪儿才是它们最后的家？佛说，人死如灯灭。一盏灯似的人走了，被泥土和泪水收藏了，属于他的那盏灯呢？从我们的祖先上溯到祖先的祖先，属于他们的有多少盏灯呢？它们渐次熄灭了。哪儿能够安放得下如此数量庞大的灯呢？我将目光俯向土地，土地沉默不语；又将目光投向了天空，星星们回答了我：它们就是那些灯，在人间寂灭了，一路顺水放流，到水与天的十字渡口汇入银河，游进天堂重新高高挂起，夜复一夜地照亮我们孤独踽踽的夜路。还有我们的记忆，它们浩瀚无穷，像夜空一样，也安放得下这许多灯盏，常常在阳光或月光下小心翼翼地捧出和擦拭，许多名字永远闪亮亲切，生命不断地像河流一样延续伸展。

父亲刚走的那几年，母亲一下子适应不了生活的巨大留白，父亲身上渗出的清凉气息像空气流动漫漶在她四周。她终日以泪洗面，做事常常丢三落四，说话喋喋不休像转着轱辘。但她唯一牢记的是在过年前后那几天，将门口的灯换成一盏红灯，它凝聚着火红的内心，从里向外散射着热烈与温暖，像大红的灯笼。对此母亲的解释是，父亲一直盼望过上红火的日子，过年这几天他会回家来看看咱们生活得咋样，比他上次探家时是好了还是差了，咱们得高高亮起红灯，照彻他回家的路，让他看到咱们红光普照蒸蒸日上生活，与咱们一起红红火火地过大年。

那些日子，我们每天打开红灯，通宵达旦，望着它包饺子、守岁、拜年，仿佛父亲仍然和我们在一起红红火火地生活，他照着红红火火的灯光回家，又照着红红火火的灯光回另一个家，连做梦都红红火火，像在火焰中相互热恋拥抱的木炭。

我柔软地体会到，仅仅需要一盏灯，轻轻地释放出灯光，我们的内心就温暖安宁，静若止水。

幸运的是，上苍一下子给了我三盏灯，叫我用我的前生、现世与转世

去呵护、擦拭与点亮他们，就像对待我的生命一样。

一盏是被我乳名点亮的母亲。

（这个与父亲姓氏和血缘无关的女子，一旦以爱的名义被选择，就为一人妻，为两人母，成为了我们兄弟生命永远的源头与上游。）

一盏是被儿子乳名点亮的妻子。

（这个与我姓氏和血缘无关的女子，一旦以爱的名义被选择，就为一人妻，为一人母，成为我儿子生命永远的源头与上游。）

一盏是用乳名点亮我的儿子。

（这个与我姓氏和血缘有关的男子，一旦响亮地呱呱落地，就成为我挚爱的亲人，是我基因密码的唯一继承人与破译者。）

现在，他们与我隔着一面墙，我可以听到他们香甜的鼾声与均匀的呼吸，翻身的梦呓是最美丽的汉字，我分辨得出他们内心踏实，善良敏感，一马平川，因此我祝福他们都有一个好梦。

（原载《山花》2008年第12期（上）；入选花城出版社《2009中国散文年选》）